

永樂大典

二九

228556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齋字	齋字	齋字	齋字



7
72
00
12

重
錄
總
校
官
侍
郎
高
拱

李
士
臣
鑒
景
傳

分
校
官
參
撰
臣
徐
時
行

書
寫
儒
士
臣
胡
邦
寧

國
點
監
生
臣
陳
惟
樞

臣
林
汝
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七皆

齋

齋名十四

天遊齋

元李一初雲陽集天遊齋記 醴陵周君善翁築園于北門之外青山遠揚綠水橫逗溝塍畦苑交錯高下而烟雲

草樹之杳藹蔓蔭可以馳遠思而寄幽興也於是遂規園之中以爲齋齋之外環植花木百卉清芳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携二三友從市廛中來即

解衣脫巾忘棄世慮翛然若塵埃之去體洒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造焉與君燕坐竟日超然縣解乃請以天遊名其齋君曰子名我齋固

當益更爲我陳之予聞天之於人其不合也久矣其孰得而與之遊乎蓋天之生人一體而分喘息呼吸與天爲一而况虛靈之府神明之舍乎

人唯嗜欲以昏之憂患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膠膠焉擾擾焉日與事物爭鬪於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餘地矣苟欲

遊乎是則必啓其昏去其迫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要在於審夫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有不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

者重也。自視者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況於瑣瑣者乎。噫。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子願與君去町畦。削崖岸。屏其爲人者。而求其爲天者。從容乎恬淡之場。逍遙乎廣漠之野。心乎其無心。爲乎其無爲。行乎自然。無所於運。如是者。其於天將不其庶幾乎。子既爲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環堵之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俄頃之間。四海畢焉。遊馬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欣然喜。曰。子之言盡矣。當與子共之。遂爲記。宋李純甫詩。天游齋。丈人未始出吾宗。草靡波流盡太冲。七竅鑿開無混沌。六根消落盡圓通。法身走角聲聞外。塵事牛毛夢幻中。誰會天將更端的。瘦梅疎竹一窗風。李靖叔姑溪居士集題僧道符天遊齋。六鑿相攘不整休。超然誰復與天游。臨難覓衆自歌舞。野馬驄間空贊疣。妙境果從枯處得。生涯須向簞中求。逢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區區問闊疎。

天咫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天咫齋記

誰謂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者。齊諧者臆之以爲怪誕。誦之如東西若干里。某至某。強半纖悉。仰而眩焉者。信以爲嚴。若有神告不誣。異哉。言天者也。天日夕爾。左爾右之不知。而謂其荒且遠。若是方之外者。予以誕而愚。若狂者肆焉。或曰。若是則蒼蒼者非耶。惡而以爲蒼蒼。

耶。則吾見其昭昭而已。至虛者天也。固也。至實者莫如天。而未有識之者也。陰陽日月流動充滿。一舉首而參乎吾前。一瞬目而壓乎吾上。其喜怒變化而聲而形。無一有隱於我。我日與之周旋。而過欲以耳目之區區。不聞不睹者。若遠若近。以欺之。可乎哉。繇是有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如神人焉。則亦其誕我於蟬翳。而愚我於雲霧也。然則天惡存。謂天在爾。自事其心者也。猶隱而不可知也。吾謂天無不存。吾日所見者皆是也。陽明者天道也。吾晨興而東方粲然。四塞之室。亦必有一隙之明焉。窮吾偏父。亦必有尋尺之虛焉。仰而瞻。不必有接於視。俯而視。地上者無非天也。天在咫尺之間。出入游衍。曰明。曰旦。焉手曷其柰何不敬。以斯心至所存而見之。尺地之盤桓。無以廣於四達之衢。一室之磅礴。無以大於大荒之野。幽之而鬼神。原始要終。而生之說死之故。屈結之情狀。昭布森列。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遠之而事君。冰天挂海。如其城南之尺五所存。而如陵紫霄。躡青雲玉關。萬里無往而非威顏之存。望玉階之方寸地也。蓋退而無不足於心。進而無不滿之望。以之隱約以善其身。以之優游以卒吾歲。以之自律以遺其後人。以待夫天之祭焉。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非耶。吾宗友字昭甫。老屋市間。低徊一牕。取昔人君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語名。

其齋。吾家君須溪先生為書之。而未有記。乃為發天咫之義。備數義之言。依蘇氏三槐之叙。叙而銘。銘曰。天遠乎哉。一仰而足。母曰高高。視下於目。母曰茫茫。無隱余伏。天之於我。如我觀天。一動一靜。帝臨汝前。無地不有。無時不然。蒼蒼匪雲。雲亦何有。九關非高。九萬非厚。予觀于游。慎爾舉首。

雲齋

宋家則堂先生集雲齋記。士有抱負奇偉。不來為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

潛深伏奧。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于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為之記。余論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為慶雲。澤乎物者。為油雲。栖遑巖壑。懷薄林壑。不能為瑞。為澤者。則閒雲也。予取其為瑞者乎。抑取其為澤者乎。抑慕其栖巖懷壑。適己之適。而忘情於斯世乎。昔者禹臯稷契。並處克朝。蔚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士。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者也。伊起于莘。說奮于岩。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而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篠耦耕之倫。以放曠為高。處不違其里。行不越其鄉。羞弊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彼隱君子。邈世之

事不足爲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張子曰。嘻。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乎天者。氤氲郁紛。澤乎土者。霖霖霏霏。是豈一日之積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典教六州。士之從吾遊者。數十百人。其渴於聞道。若旱苗之望滋。吾懼乎無以雨之。窮年兀兀。惟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有以霑溉。吾徒云耳。予不觀諸易乎。雲雷而爲屯。雷雨而爲解。屯之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澤諸外者乎。予知屯之必能爲解。知雲之必能爲雨。則知吾命齋之意矣。乃若臯稷伊傅之事業。關乎天而制於命。吾如彼何哉。子其毋以爲問。余聞君言。爲之歌曰。山之高兮。雲之涵兮。澤之大兮。雲所納兮。子之居畝官環堵兮。道所存兮。克子之學。道彌大。施彌溥兮。雲兮雲兮。其孰窺子之降兮。遂書以爲記。

雲瑞齋

應天府志在府治忠實不欺之堂前。

步雲

齋

宋真西山集全氏步雲齋記。金鷄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貞今初小齋。其

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將無何有之鄉。則爲之嘆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

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該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料級。爲箭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蒼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耶。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觀雲齋**元馬虛中霽外集寄題淳

安方山長觀雲齋。畫長倚檻書眼開。一片兩片山中來。無心不肯作霖雨。轉覺清風生釣臺。**霧隱齋**宋周紫芝太倉

穉米集。袁時良霧隱齋。袁侯家多文。頗似斑叔皮。後來有雲。仍文米

如當時。流風今尚存。所恨世未知。一官事術揚。相處似未宜。西齋附寒廳。

花竹搖風枝。推因有餘日。隱机哦新詩。願君掃秋茶。夾徽稱吏師。何必大

門閭。可使高軒馳。會當專此門。誥命司文詞。斯文可華國。當代稱羽儀。也

時豹一斑。寧須管中窺。時來固有待。道在亦可期。只

今坐寒窻。相從數無誰。聊呼管城筆。文字相娛嬉。**向日齋**元許有士

詩廊廟迹已遠。葵誠殊未曠。屬茲歲律晚。晴旭升曛曛。靜翁絕兆朕。天闊
頑無風。誰鞭大駟出。忽以春易冬。昔年事朝謁。萬馬象魏東。晨光射舳舻。
炫爛迷青紅。九重一洞達。六合皆冲融。歸來歛手坐。安此丈室中。丹衷老
益著。說暢嗟凡庸。負暄豈非獻。調元有豐功。想當俯前軒。悠悠思無窮。還
將金鑿事。說與田家翁。劉中庵詩。高曠轉東嶺。寒色開林
霏。我屋正向南。鵬月不掩扉。熙然中心樂。庶比葵藿微。

聽雨齋

宋葛元承詩。韓李默主簿。聽雨齋。一片雲陰帶日長。落花飛處燕泥香。
耕畦桑塢年年事。萬點春聲夜對床。元江澤民詩。題陳氏聽雨齋。片雲
生遠峯。晚聽起脩竹。幽趣人得知。飛泉落巖屋。林昏暑雨來。簾虛秋氣入。
忽憶滄江夜。孤篷風浪急。張師曾詩。宿陳氏聽雨齋。漠漠沉沉燈暈生。

忽疑風葉作秋聲。野人一夜
關心切。無處春田不耦耕。

風雨齋

宋孫介詩。題張元鼎風雨齋。
張侯好兄弟。釋鞶裳。

築室聽風雨。書史堆滿床。床前竹千挺。竹外花兩行。舉頭見青山。秀色臨
我傍。客來具雞黍。亦復陳壺觴。坐與塵土隔。澹然風味長。我又倦行役。萬
里歸故鄉。相過飲三日。笑語成清狂。百年幾
別離。兩鬢各已蒼。此會苦難復。此歡不可忘。

風月齋

宋韓沈嗣泉
集次韻斯遠

過風月齋。老去親朋。相過夜達晨。百年俱逆旅。千載欠閒人。經隔情雖舊。綢繆意轉新。板橋籬竹淨。不着世紅塵。地偏心愈遠。彼自物爭妍。

屋宇山園匝。池塘水接連。持醪留野飯。雲月高齋。臨川志劉迂字漫推食有溪鮮。風月齋曾宿。施村阿那邊。宜黃人。號巢松翁。

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成一家。凡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所居扁雲月高齋。宋李壁鴈湖集爲劉漫翁老人賦。雲月高齋詩。嵇康遇王烈。曲憤

竟莫據。我今識漫翁。轉欲與世疎。況聞高齋勝。雲月隨卷舒。息深固以踵。道集其惟虛。一朝破生死。直到心地初。嗟我覺既晚。尚收廢棄餘。疑翁乃

真契。百里紆柴車。謂我骨木好。誤落塵寰居。已障不自解。願遣他人除。稽首謝至言。田荒始知禽。雖微跪履敬。脫粟薦霜蔬。翁早涉文史。雅意追嚴

徐。中睹世路惡。紛紛臭如茅。回光迷鴻寶。妙解超堪輿。啓鑰借我讀。恍夢猶華胥。匪惟見異人。乃復得異書。窮途有良遇。喜極還秋歎。居然困輶鎖。

阻造焦生廬。後會豈無日。碧霄攬霞裾。不見垂天翼。變化本鯢魚。雪齋。宋秦觀淮海集雪齋記。雲

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藏粉於峯。懸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見。培而

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漫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清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蓋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暴布於境中者。殆十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說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揮之意。是齋雖偏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爲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寓齋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之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矣。蘇穎濱詩。君不見。我眉山。西雪十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王安石詩。次韻景仁雪齋。新聲生屋雷。殘照着垣衣。

古當知彼夷齊。乃是夔與契。孰謂曠古餘。復此揖高第。願言事從容。動輒有所掣。頻看雪齋記。舉似屢標揭。載賡雪齋詩。不目愧丘垤。繼此數相過。意情兩欣悅。效顰一何踈。亦欲奉采閱。幡然憶吾廬。兄輩已壯茁。何當賦歸歟。爲把衡茅結。再次韻。先生古人派。問學景師說。惜哉與時違。莫便窺顯設。固應金馬門。不易孤兔穴。蕭然庶終朝。蒿戶爲木楔。俗客迹不容。照若阪九折。嗟余獲升堂。遽尔享大噉。從容事倡酬。若不顧乎拙。由來歲寒交。一見心已決。睽此淡如水。殊勝炙手熱。想忘到無何。情味自不竭。始悟閭閻間。往往富英傑。我生本江鄉。時焉處羈屑。敢駁海濱士。接武踵前列。學晚仍後來。僅足伍弟姪。初幸得再見。曾次未盡雪。殷勤辱吁呵。陽春轉寒冽。青蒿倚長松。敢不慕高潔。第應此辦香。不免對君藝。斯言不忘投。報之無臧裂。他時訪宗派。而此乃萌蘖。時派問其蹤。無示口中舌。君看禹司空。所與惟豎契。直須蘇子卿。夷險尚一節。矧此中有肘。肯爲他人掣。幽齋四時好。新詩要頻揭。寬閑足養高。莫便嘆衰埋。人生天地間。交際固足悅。所尚同志爾。顧豈問閭閻。請觀芝蘭姿。香異見茅茁。投鹽慎與可。此社不易結。元張伯雨勾曲外史詩。騎驢吟雪詩。煮茶煎雪水。何如掃一室。置身虛白裏。君家有故事。高卧殊未已。黃州吳詩題。尹縣丞雪齋。青雲

數業著家聲。白雪高齋出帝京。簷外飛花深積凍。禁中清漏遠傳更。不煩
降輦寒呼酒。閑憶論功夜奪城。今日官遊江海上。只須歌詠奮昇平。國
朝僧妙聲詩。黃岡有雪堂。西湖有雪齋。勝選不在雪。其人賢且佳。蘇公天
下士。與世寡所諧。愛此林下趣。品題自吾儕。風流吾家述。好古獨興懷。南
將得成印。況與秦文偕。神文契冥漠。尚友遺形骸。山雪齋。國朝何
積雪。遍大野。流水鳴空階。湛妙信可樂。勿媿食無鱉。

山雪齋

國朝何
蠖庵集

山雪齋記 崇仁邑教戴君懋。淳雅素高潔士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山
雪齋。因友人詹君道存請予記之。予於懋。淳猶負責沈之嫌。而聞其扁也。
可以知其風焉。君居邑北。僅二舍。其山川曠衍多清致。戴氏以文獻舊家。
領山水之勝。非徒以泉池雲物自佚者。故能嫺德於山。凜情於雪。儀刑於
安重之表。將心於肅陰之境。君又嘗交憲使韓公公衡。吳公伯尚。二公持
高其趣。或爲之解。或爲之書。以表章其山雪之景。而予也亦嘗獲交於二
公。固可目二公而知懋淳矣。記其可辭乎哉。夫士莫貴於寡欲。寡欲斯能
養心。養心然後能不易所守。君豈不能吹黍谷之律乎。又豈不能求得熱
之方乎。而日未嘗睹乎皇皇之堂。足未嘗躡乎赫赫之鄉。願乃岸然自立
於玄冥固陰之域。而夷然有以自得斯其所以爲雅素而高潔也。與抑予

聞君家剡溪之勝。蓋亦以雪而名于世。溪之雪。猶山之雪也。其地同其趣同。其澡淪而跡滌也。又同。懋淳將媿美先世矣。然子猷之至。刻以不及門。爲異。今予願未識懋淳。乃以文辭托名於齋。得無戾乎。是孟子猷之於安道。不以迹而以趣。予於懋淳。亦不以面而以心。其慕望之意同也。何憊哉。

竹雪齋

元程禮部集一夜書齋幻玉堂。羣仙環珮下鐔鐔。歌墻亞石增奇壯。墜葉翻梢動冷光。尋筍小童愁却掃。烹茶侍女

詫先嘗。莫嫌勁節多推壓。不害排雲宿鳳皇。張思廉集夜宿積慶寺題竹雪齋壁。去年曾賦竹雪謠。今夜適來齋下宿。入門見扁已不凡。推窗縱

觀清可掬。長竿挺挺森似束。密葉錯金餘裁玉。萬鞭走地虎脊露。千稍拂雲鸞尾曲。大嚼雖無笋可燒。惟歌剩有詩堪讀。肩輿送造欲誰共。把筆狂

題許吾續。經樓曉霧霧始散。僧舍秋高酒初熟。滿引觚棱滌塵慮。大拍闌干豁吟目。江南九月天尚煥。那有瑤花洒銀屋。扁舟盡興且歸去。雪裏弄

來尤不俗。老僧一咲萬山靜。幽鳥不鳴千樹綠。張翥題庵集題林德叙竹雪齋。高齋修竹林。積雪竹間深。歲暮不改色。幽人同此心。種梅分地隙。

龍鵬就牆陰。想見椒江上。扁舟許客尋。鄭孝昭詩寄題林伯升竹雪齋。故人愛竹盟歲寒。朔風吹老天台山。皎皎羽衣奏廣樂。森森玉筍清朝

班開簾月上素光疑入室風生鳴佩還何時曄節披鶴望爲君醉舞瓊林間

梅月齋

元朱晞顏詞漢宮春賦呂子敬梅月

齋梅與月爲問雪香秋影幾度黃昏相逢驚龍洗盡京洛縹緲空山耿耿鎮無言色咲相親應煩悟風前笛裏三生石上精魂一自心盟重訂

便神交契合隨寓吾真蕭然水邊林下炯清輝冠玉美丰神應酷似家傳清白獻前身

梅雪齋

元陳旅詩賦梅雪齋素

壽翻落星娥渚瑞葉飄殘月姊家玄圃珥琪抱成樹唐昌玉蕊別開花香雲無迹迷寒蝶彩日含光動曉鴉遙想道人石窻底只吹丹火煮流霞張

翥蛇庵集

梅雪齋爲紫霄宮揚逢賓題

雪樹生香滿佩巾紫霄最上

集仙真苔荒鶴跡渾無路花暗空聲不見人瑤圃月寒通白曉丹臺雪暖

駐長春莫教流水山前去恐似桃源客問津釋大忻詩梅雪齋爲遠彥常賦梅雪相輝映遠空參橫猶愛月朦朧更期佳實克調鼎好在青黃烟

蘭雪齋

元劉申齋集廬陵蕭子有以鄉師之孫御史之子當國中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盤中遠跡塵外有蟬蛻富貴渾

脫聲利離去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忘者數寄意焉其間居誦李太白詠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欣然

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余友范君德機爲作太篆三字。筆意高古。予有求余文爲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勁節。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稱知己。太白詩慕仲連之爲人者多矣。獨此兩語。如爲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盍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謂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寂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蘇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汨沒於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炎附燠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沒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肯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存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徒以世齊人。誼不忘父母之國。見辱於強敵。爲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夫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喝死臭腐。此仲連所爲橫絕衆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嚮慕之。表以一言。而却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吞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天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爲知己。山中